

資治通鑑考異

九



後魏書

十七年四月劉湛言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南史以為

義康有此言湛景仁並不答按義康豈肯聞而不答今從

宋書及宋略

五月湛以母憂去職南史云湛伏甲於室以俟上臨

事按湛若謀淵當即伏誅豈得尚延半歲今從宋書

十八年十二月詔裴方明等討楊難當氏胡傳作

月遣方明等今從帝紀

十九年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裴方明為梁南秦

州方明不拜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歿後氏胡傳

魏安西將軍古弼宋索虜傳作吐奚愛弼氏胡傳作

五百廿五

通鑑

唐契攻闕爽宋氏胡傳作闕爽今從後魏書

九月沮渠無諱將衛興奴宋書衛興奴作衛

封無諱為西河王宋本紀封爵在六月今從傳

二十年四月魏河間公齊殺楊保宗苻達等立楊文

德為主宋氏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

援於宋宋遣房亮之苻昭啖龍等率眾助文德斬龍

文德自稱秦河梁三州牧宋書在三月魏書

十一月魏主令太子副理萬機宋索虜傳晁與大臣

諧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晁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

狸驚覺下偽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

節小異今從後魏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八

端覽學義難釋讀聖卷卷第百八十四卷卷第百八十四卷卷第百八十四卷

光奉

勅編集

唐紀十

建中二年正月戊辰李寶臣薨

建中實錄云二月三日

日也今從德宗實錄谷況燕南記曰忠志末圖謀納  
妖妄之人兼陰陽術數諂媚苟且之輩爭獻  
有尊位詐作朱草靈芝鑿石上作名字又於  
結壇場清齋菜食置金杯玉尊銀鏤云甘露  
至其內又言天符下降忠至自謂命符上天  
有諫者使行文牌布告州縣云靈芝朱草王  
輒生壇上香滿院所求不期自至各牒管內郡  
神酒盈杯匪我院所求不期自至各牒管內郡  
知委同為喜慶也既而日為妖妄者更相矯  
當有天神下降持金箱玉印而至然後即大  
所授也四方皆自歸伏不待征討海內坐而  
志大悅多金銀羅錦異物賞之陰陽妖妄者自  
虛偽恐事泄見誅共言相公宜服甘露靈芝  
天神降速忠志一任妖者遂於湯中密著毒  
異便失音三日而卒舊傳亦以為然後方士  
為一府所疾所憑恃者實臣一人耳若醜殺  
此蓋時人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乎計方士雖愚  
而書之耳承見寶臣曾飲其湯遇疾而死以焉  
五月田悅將兵數萬圍臨洛馬燧傳悅自將  
悅自統馬步五千今從悅傳

六月加李希烈漢南北招討使

德宗實錄五月己巳

南平郡王漢南東北通節度使諸道兵馬義拒  
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朝命迫脅

使臣二年六月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今從  
王兼此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今從

七日楊炎罷相

舊傳曰初炎之南來途經襄陽反側

尋又使其黨李舟奉使馳說崇義因而不從已懷反側  
遂皆突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以討崇



義可以大固言不可上不能平會德宗嘗訪安昭趙臣  
中義以論議者虛也遂張鎰嚴郢而炎車錄曰炎却盧  
伯同執大政把形神詭陋夙為人所棄而炎氣岸烏  
俊軍食辭不能偶讓者乘之謂把曰楊公鄙中每  
欲同食把衙之舊制中書舍人分署可書六曹以平  
不才幸措足於斯亦當有運用以答天造寧可把曰把  
之手中書吾司也政之不修吾自理之設不理當共議  
曰中書而越官邪因不相平時准西節度使李希烈  
寵任方盛上欲以之平襄陽炎以爲不可上曰希烈  
復言遂以希烈統之時夏涼方壯澶漫數百望故希  
烈軍又不得發會病請急累曰把啓免炎相以說  
之上以爲然乃使中官朱如王就第先喻旨齊爲炎  
所引故建中實錄言炎罷相與德宗實錄沈既異今取  
其可信者書之然舊傳云梁崇  
義之反炎迫而成之亦近誣也

馬燧李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舊田悅傳曰七月  
三日自傳壺關東

下取賊盧家若燧傳云十一月師  
次郟鄏恐誤今從悅傳燕南記

燧等大破田悅引舊李晟傳曰戰於臨洛諸軍皆却晟

燧復振擐悅大破之據此則見臨洛戰在冬也與馬

加左僕射又云先是悅遣將康愔領兵圍邢州大勝朝

光圓臨洛燧與抱真及神策將李晟合勢救之州大勝朝

破悅於臨洛斬楊朝光擒其大將盧子昌乘勝進軍又

馬燧加官時言之今據燧傳先敗悅於雙崗日但於

光居五日乃進至臨洛即實錄此敗悅於雙崗日但於

於臨洛也實錄在此年冬與此相違燕南記亦云七

家若朝光戰死臨洛又府東下壺關先收邯鄲盧  
死前與實錄此月相應臨洛之戰疑諸軍已在集正巳  
若未至張任必不能獨破之悅軍新本紀十一出必與諸  
馬燧及田悅戰于雙崗敗之悅軍新本紀十一出必與諸  
止從七月今

十月李洧言與海沂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舊傳



地實錄萬通以密

十一月李納將石隱金

實錄前作隱金今從其前後

三年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於洺水

實錄燧等破田悅

於洺水按舊馬燧傳洺水之戰李惟岳見悅在團故田悅

然則抱負雖破悅聞李納助軍到乃駐軍於勢又曰

必取之計去悅軍三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心手大

馬衙官已下高語曰昨日所以頻破田悅兵者蓋

偶然之事本亦不料有此勝也看悅兵雖敗其將健

皆能死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今日更得李納大將其勢

不審看便語宜如悅直進不可當鋒耳悅帳外兵將往

過既至燧大罵曰田悅小賊敢麥未分敢肆猖狂入

動兵馬你何所解與我相敵汝皆不自取拜謝而志

陳又何過也今將汝放去敗兵等大歡叫拜謝而志

具燧前後言見悅悅召大將喜而謂曰馬燧放言懼

我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捷也又恃李納助

軍新到乃引兵出洺水又陳燧先伏兵要處伴不勝

引退悅使兵盡出燧燧引至伏兵處伏兵齊發橫

截悅軍兩段與抱真繼兵擊之大破悅軍三萬餘人

今從馬

李納軍於濮陽奔還濮州時濮州治郵城

朱滔張孝忠大破李惟岳於束鹿實錄及舊惟岳傳

滔傳曰滔與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滔命偏師

中束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眾及田悅援兵圍

後覘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

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據此則惟岳再敗也燕

南記孟祐先敗惟岳又敗與滔傳相應今從之燕

二月田悅遣王侑等說滔滔遣王邳說王武俊

王邳說王武俊舊傳

月以李士真李長卿為德棣二州刺史燕南記二

從燕南記



兩州觀察團  
使今從實錄

悅遣康愔將萬餘人與馬燧等戰大敗而還

悅以救軍將至盡率其眾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  
而還燧傳曰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

破復與謀軍擊  
之今從實錄

借商括僦質所得二百萬緡

從舊盧杞傳杞傳又曰杜佑計京師帑廩不支數月  
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用則兵濟矣於是戶部侍郎

郎判度支趙贊與韋都賓等謀行括借約罷兵後以  
公錢還救既下京兆少尹韋貞督貢頗峻長安尉薛

華荷枚乘車搜人賄貨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  
八十八萬貫又借僦匱質錢共纔及二百萬貫今從

實錄

召朱泚於鳳翔示以蠟書

幸奉天錄曰上命還私第  
但絕朝謁日給酒肉而已

賤嚴郢費州刺史  
州舊盧杞傳云賤郢驥

末滔王武俊大敗官軍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七月

馬燧等退保魏縣

庚子馬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又曰田悅等築堰  
欲決御河水灌王莽故河以絕我糧道燧令白懷光

急勢迫會夜乃俱引退真晟亦欲決死守之賊築堰愈  
光俱至懷光擊滔勝之尋為王武俊不得已從之六月六

日懷光等擊滔勝之尋為王武俊不得已從之六月六  
絕懷光等西歸之路明曰水深三尺餘馬燧與朱滔

有外族之親呼酒為表姪使人說滔口老夫不度氣  
力與李相公等昨日先陳王大善戰海內所知也

司徒五郎與商議放老夫等却歸太原諸節度亦各  
遂本道當為聞秦河北地任五郎取滔見武俊等

勝私心忌其勝已乃謂武俊曰夫二兄破懷光等  
負已沮喪馬司徒既屈服如此且放去漸圖未晚武

魯曰豈有四五節度兵逾十萬使打賊始經一陳被  
科却不過五萬人將何面日歸見天子今窮蹙詐求退去

科却不過五萬人將何面日歸見天子今窮蹙詐求退去



其事竟絕水放遂等既離魏所成下退行三十里同  
連魏縣河列營相拒酒雖慙謝武俊終有假意又同  
也進軍魏曰橋河東南去懷光營五里移營在七月軍東  
征六月師及魏郭戰二年因燕人眾師入賊營取其  
寶貨馬公憐曰魏郭戰二年因燕人眾師入賊營取其  
甚謂我何軍可租抽戰卒使孤卒七田悅曰馬太原  
功也胡方乃可襲矣乃步皆軍不敗也軍勢大以  
我夫度百人之爭橋以出者數百人皆軍不敗也軍勢大以  
平射三度人爭橋以出者數百人皆軍不敗也軍勢大以  
詔唐朝臣自擊懷先陳滔軍會之舊田悅傳曰王武俊  
二千騎惜擊懷先陳滔軍會之舊田悅傳曰王武俊  
蹈藉夜尸於河二十里河水入王莽為之河欲隔官軍水已  
壘是夜王武俊路絕心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未酒云  
云時武俊戰勝滔絕心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未酒云  
馬十萬皆早屈若此各宜一追戰而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遠  
兵何相拒見天子然吾不期惜放還王但午朔然財辛  
必反相拒見天子然吾不期惜放還王但午朔然財辛  
之日滔營壘猶未立懷光即與之戰豈得三懷光至魏

十月吏部侍郎關播同平章事

今實錄自吏部侍郎為相與傳不同疑傳誤明年罷  
相乃改州

十一月幽州判官李辛干恒翼判官鄭濡

今從燕南記

已卯朱滔等築壇稱王



月同日偽立於下營各築壇場王武俊注告夫籍首  
名而無日推田悅傳云  
十月而無日推田悅傳云

四年正月顏真卿使李希烈州顏氏行狀以後詐為公

奏請汴州者數十上知而廢之舊真卿傳以希烈

通為章表令雪己願罷兵馬累遣真卿凡子峴與從

車凡朝政真卿來京師上皆不報希烈大宴逆黨倡

示真卿號周曾謀奉真卿使送真卿於龍興寺按

等始勸希烈稱帝希烈但稱都元帥建興王故今年

以死希烈豈能逼之使為章表也

五月李晟為朱滔所敗還保定州昇燕南記曰晟與

於清苑自二月至四月滔自統馬步萬五千入城中

文出攻晟晟敗去滔乘勝逐晟等大破之晟奔易州

舊晟傳曰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

子蓋奏到

九月劉德信唐漢臣敗於滬澗徐岱奉天記曰大將

折自大梁合統兵一萬屯于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

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他路又不設

軍賊謀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楯資實山

所獲賊羅兵北至

李勉遣李堅助守東都新傳作李堅  
十月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舊傳云令言率本鎮  
賊迎朱泚於晉昌里第舊泚傳作實錄招國  
涇原孔目官岐靈岳舊傳云判官岐靈



李忠臣助朱泚段秀實被殺泚使涇公別傳曰五日夜此

等統領馬步二千以襲奉天六日賊泚又令兵馬使韓

誅泚佯入請間計事令海賓置七首於靴欲以相應

為閣者見覺秀實遠奪源休笏挺而擊之舊泚傳曰

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

為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回因與海賓

同入見泚為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七首為

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

禮應於外及秀實擊泚而海賓等不至按李忠臣等

若已將五千入襲奉天則秀實雖追還是兵無益矣

又海賓若於靴中取七首為賊所覺則豈時死矣為

能復逃若為閣者所覺亦應時被擒事迹諠著賊為

之備秀實亦不得發矣此數者皆恐難信今但取段

公行狀幸奉天錄及舊傳可信者存之

李楚琳殺張鎰齊映等獲免舊映傳曰鎰不從映言

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殺鎰以應泚今從鎰傳

丁巳朱泚自將逼奉天以姚令言為元帥奉天記十

泚自統眾攻奉天以姚令言為都統今從實錄舊泚傳

隴右營田判官韋臯奉天記作鳳翔節度判官今從實錄

十月賊造雲梯高廣各數丈劇談錄曰高九十餘尺

包佶有錢帛八百萬陳少遊強取之奉天記曰佶以

萬欲轉輸入城少遊強收之今從舊傳

十二月赦田悅王武俊等罪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

而實錄明年正月段元乃赦武俊等蓋上先已諭旨赦罪及赦書出始明言之耳

朱希彩燕南記作朱

興元元年正月李希烈稱帝希烈稱帝實錄舊希烈

今據奉天記幸奉天錄皆云赦令既實行諸方莫不向

化惟李希烈長惡不俊國號大楚又實錄今年閏月



庚午詔曰... 於... 帝必在正月初也

希烈將楊峯舊傳作楊豐

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實錄新舊紀表皆同蓋翰

罷領選故自吏部選兵部耳

杜黃裳宣慰江淮實錄去年十一月又有之按舊紀去年十一月

二月黃裳為給事耳實錄誤也

六軍各置統軍實錄云詔六軍各置統軍使一員又云因

二月韓滉遣王栖曜入寧陵新書柏良器傳曰良器

浙西希烈圍寧陵退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

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必渠夜入及旦伏弩

發乘城者皆死疑韓滉遣栖曜及良器同救寧陵舊

栖曜傳云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與此共是一事今

參取之通鑑十八

李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實錄云懷光堅辭自

甲子加懷光太尉遣李卞諭旨懷光太尉按實錄甲

子二十三曰邠志誤幸奉天錄舊傳李弁作李昇今從奉天記

懷光殺張名振石演芬邠志曰懷光投鐵券于地使

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按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

懷光巡咸陽城名振曰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

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明日懷光即移軍

咸陽苦至今何此來則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

按舊傳云部成義至奉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曜在



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灼加此豈能尚欺人  
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錄悉因投鐵券言之

懷光別將達奚小俊進今從實錄

丁卯幸梁州邵志二十六日懷光又使持書促遊環

環不知不得以聞又怒其已也慢罵工途上疑

其變即因幸梁州今從實錄奉夫記曰朕之此行莫

而車駕至宜壽縣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

同未嘉之勢因蒼然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

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蒲追及上於

盤戶西然後渾瑊繼至則上至渭陽時瑊猶未來今

取不

懷光遣孟保邀車駕邵志作孟廷

三將以追不及還報實錄曰纒入駱谷懷光遣其將

將領南兵擊之而退退遂焚店驛而去舊嚴震傳曰

賴山南兵擊之而退退遂焚店驛而去舊嚴震傳曰

三月韓遊瓌還邠州邠志曰韓遊瓌使其子欽緒

職仍假遊瓌邠州刺史將使其黨張昕害之遊瓌既

夫兵柄未可知所從說容劉南今曰高觀人心莫不戀

主邪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殆天假也乃使毫

下將范希朝趙懷仙秀其軍歸邠士皆從之休顏率

唐下卒據城門士不得入懷光出其從遊瓌至邠者八百

餘人按舊遊瓌傳無心懷光邠州刺史事休顏傳云

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

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士

懷光說眾欲屯涇陽幸奉夫錄曰李晟至東曰喬旬

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劫

李達徽等軍移於好時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

富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為泚所賣慙怒

憤取移於好時按實錄三月甲申懷光自或陽燒營

走歸河中幸奉天遺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去移軍好

時及幸奉天錄



張昕謀殺諸將之不從者

昕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

小之李岌密報遊環遊環伏甲先起高固等帥衆應

之遂斬昕于府中遊環既據卯府遣李旻懷光乃走

然則遊環殺昕必在其前今因懷光走見之

蒲州按實錄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

因懷光迫逐遂幸梁州借使懷光

然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

懷光燒營東走舊高郛傳曰懷光將歸河中

詔罷懷光副元帥官悉衆而西時渾瑊軍歸河中又欲

集郛與李廓誓死尉之屬懷光長子瑊俟郛郛乃論

以逆順曰人臣所宜効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

復誰在況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乎李瑊震懼流淚

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瑊震懼流淚

英同謀間道上表及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

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郛詔事波二將立死懷光乃

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按實錄懷光

以興元元年三月甲申走歸河中已亥以渾瑊為副

元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授瑊節鉞而郛傳年月全

不相應今不取

四月庚戌曹子達破韓旻郛志云乙丑蓋據奏到之日

也今從田希鑒殺馮河清郛志曰興元元年四月渾瑊分軍應

擄尚結贊曰郛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率甲

三千赴于渾瑊公吐蕃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石

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渾瑊公德之陳于東郊

收卒會卯師以吐蕃至賊不知乃悉衆追渾瑊公遂為

吐蕃所覆皆死馬田旻以馬逸獲免吐蕃既勝此軍

乃大掠而去涇人相傳言吐蕃財國有功將以叛卒

之擊賞而歸之涇人曰不殺馮公雖吾親族亦將不

希鑒涇原節度大使賜金帛使和西北戎皆授賜

馬希鑒疏涇將之不與已者以告朱泚請殺之泚曰

我曲彼直不許從寶錄河清死在三月宿謀或為此訛

言以曲彼直不許從寶錄河清死在三月宿謀或為此訛



五月韓滉運米餉李晟初其悅又知西平聚兵必乏糧

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命豈能遠達乎今不取

渾瑊奏吐蕃引去將論莽羅衣衆大破朱此將韓

等於武功武亭川吐蕃傳亦同邪志曰李懷光竟不

看救結贊亦不進軍又曰渾瑊出科谷曹子達赴渾

公吐蕃以二萬鎊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寒止屯卻南

但遺論莽羅衣將編軍助破此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

滄州亂兵請程華知州事州舊張孝忠傳曰遣華往滄

州交檢府藏程日華傳曰

孝忠今華請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叛授華知滄州

事燕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

則滄州無主孝忠豈得但令華交檢府藏今從華傳

燕南

六月李晟斬崔宣等郭晞狀曰晞項因盛與順動

谷潛藏逆賊所知致城邑迫脅授任前後極多蒼

黃之中為令仍及堅卧當節即懼嚴刑隨俗從官又

傷素業然晞已染汚浴尚可昭明子儀勳勞書在王

府父為中與之佐子有疑謗之名非止在其一身實

陳誠効於先烈况臣摠領士馬孤玄渭橋頻有帛書累

不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從駕還京

七月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郢與元聖功錄有李晟奏

懷光即欲東身蓋自

懷光殺孔巢父啖守盈交邠志曰七月十二日駕還長

官譚懷仙持詔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

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赴闕以保官爵使

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留己卒之蕃渾瑊者希懷光

意輒害三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覆之全尸以聞今

八月壬寅李希烈殺顏真卿顏氏行狀又使其辛景臻



善公於襲興寺又曰初遭難後嗣曹王臯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脚力張希粲王仕穎等說去年八月二十西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為皇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云三日今從之

寶文場王希遷分典禁旅舊寶文場傳云文場與霍

羅而仙鳴代之也全從實錄

閏月李晟誅田希鑒舊晟傳曰晟至涇州希鑒迎謁

涇原節度使幸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鑒於涇州實錄閏月癸酉除李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

鑒為衛尉卿希鑒今從之

李澄為汴滑節度使二月巳云上以澄為滑州

貞元元年十月馬燧入朝請討懷光必語曰臣但恐

梟於帳下太速何足憂也臣能為陛下取之上曰未喻卿意何故以太速為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為陛

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踏踏矣領河東十萬之師遣王權領五千入赴難及再幸梁洋遂抽

歸本道男暢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收復後宣慰云王權擅抽兵馬暢不扈從並宜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此年曾與之言甚有上路今之雄傑也若使之

有異志則不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所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緩鞚遠馭以羈之上曰卿所欲何也對曰

馬燧保全河東十餘州以侍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兄鄭叔規為燧實佐臣令以炫意請至京

成欲與相見即至臣激燧令其取李懷光肖效天改致也因令燧為至臣矣又曰貞元元年土因郊天改

元時馬燧在太原遣其先行軍鄭叔規奏事諸因鴻恩以雪懷光并致書信於先公先公下與之報留其信

物且令叔規謂之曰比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以為大且河東節度以破靈耀之功上所與也奉天之

難握十萬疆兵而今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車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他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

已歸宮闕懷光踏路在於近畿旦夕為帳下所梟乃尸居也宮闕懷光踏路在於近畿旦夕為帳下所梟乃

矣若河中之既平公即如懷光之言公才略不及也錄腹

亦作儒強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錄腹



中退有三不能百卷書增而持疑則舟中帳下皆敵國矣  
可憐八尺之軀聲氣如鍾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聖上著  
次復之後舍垢匿瑕與人更始其又特蒙聽信口於  
上祈保薦可使同徒以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  
失所望且望弟速去為說若河中既平非赦書亦許東自  
入朝矣君以達中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表求  
自征之至河中輕騎入朝親稟廟略乃天與之使也  
能如是當與司徒為中朝應接有須陳奏必聞聖聽也  
若不能何敢有書也叔規既去具奏於上上每憂河  
牛將達奚小俊等突犯官朝辰常不安會東面死  
牆有崩倒者上大驚以為有應之者將啓賊上顏問  
必對曰此賊不足憂也乃猶机上古人云輕敵者亡今  
速不得與馬藉手為憂之對曰陛下初經艱危憂慮  
卿心輕敵如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初經艱危憂慮  
大過輕敵者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  
陛下在梁洋元惡據官闕深以朔方全軍在河中  
李晟保東渭橋此時足以傍助逆順都之勢不然苟欲  
偷安留為遲恭亦可而竟如醉如順都之勢不然苟欲

通鑑卷八十八

王夫

下復歸京闕又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請討之草  
即至若以宗社之靈北賊且未為帳下所圍得河東  
軍有以藉手陛下無憂矣不喜於平懷光喜得馬燧  
也既而馬燧表至請全軍南收河中仍自供糧上六  
悅召先公對曰馬燧何果請全軍南收河中仍自  
行營已來自備軍糧何其畏伏鄉如此也對曰此乃  
畏伏天威而然於臣何勢今之雄傑也臣昨故令與之  
言諳其為而人頗見機識勢今之雄傑也臣昨故令與之  
規傳詞以激怒之且曰欲奇婦人之服當艱虞之際  
握十萬疆兵收復之功自解它時復何而目至朝廷  
懷公卿相見則踏證之功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  
與之功卿相見則踏證之功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  
之功力以此告之必能覺悟果得如此既上師至  
河中句月當平而燧因此有劫便為忠臣矣上曰當  
盡用卿言初叔規至太原貝公言告燧燧搏非  
驚曰有是哉賴干之至京也然燧幾為懷光燧搏非  
賢表兄豈有告燧者乎即自上表請朝彼叔規又請然  
後表請金軍往討則聖上信司徒說心又疑燧曰誠然  
告四鄰不軍然朝收而夕請誅恐中外疑燧曰誠然  
乃請令軍南討尋發太原使驛者相繼奏事及與生



書言征討之謀及須上聞者先公因對皆為奏之又  
諷令下營訖輕騎由臨晉度朝謁燧皆然之七月乃  
自臨晉夏陽來朝上大悅遂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略  
必可使圖懷光初見卿請雪朕所未諭今乃果然此  
亦有人毀卿言詞百端聞於遠近唯先公保卿於朕  
朕信其言朕見卿益知先公忠謹豁然體御至誠奉  
國矣燧謝恩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汪下拜  
謝後對上曰馬燧昨對其器質意趣固不易有且甚  
有心路感而用之必有成筭皆如卿言信雄豪也按  
必到長安數日即除常侍時興元元年七月乙未也  
八月癸卯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然則癸卯之前燧已  
取晉慈隰三州矣故朝廷命為副元帥以討懷光十  
月已拔絳州及猗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元  
赦於時燧豈得猶在太原雪懷光邪自乙未至癸卯  
纔九日自長安至晉陽千餘里若因必諷諭鄭叔規  
始來京師又令叔規還激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  
懷光不能從然後上表興師伐之燧平河中之功皆歸  
於其父耳今從舊燧傳李肇國史補曰馬司徒面雪  
李懷光上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  
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由此李馬不平邠志曰七  
月馬公朝于京師請赦懷光龍右節度李公晟聞之  
上表請發兵二萬獨討懷光芻糧之費軍中自備上  
以李公表示馬公因曰朱泚之反不得已也懷光悖  
逆使朕再遷此而可赦何者為罪馬公兩泣曰十日  
之內請獻其首遣之按是時懷光垂亡燧功已成  
八九故自入朝爭之豈肯  
面雪懷光邪今從舊傳

### 八月燧率諸軍至河西

凡舊燧傳云燧帥諸軍濟河兵

俊斬懷光首以  
城降今從邠志

### 燧斬閻晏等七人

從舊馬燧傳

### 壬午駱元光殺徐庭光

實錄甲申駱元光專殺徐庭

志曰二十日駱公謀於韓公曰徐庭光見諾辱及祖  
父義不同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甲申二十

二日蓋奏到之  
日也今從邠志

### 二年四月陳仙奇毒殺李希烈

杜牧實良女傳曰初

參軍實良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  
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







元璋判度支江准盜米相納大已入州而入朝青反  
前蝗旱尤甚人皆相盜米相納大已入州而入朝青反  
乃支米十五萬石與之納軍三門十日入河漢第一  
網亦成米至陝俄而度支驟先走馬與軍糧先之  
憂相迫不知所為欲使人問奏先走馬與軍糧先之  
韓相報曰慎不可奏某冬運軍糧在朝外此其時  
敵更報作言無待其今冬運軍糧在朝外此其時  
時蝗旱運路阻滯自四月朔後有一日之內七奉手  
詔者皆為催米月言軍國糶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  
米所耗公忠副使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功其旨如  
此而不知米皆被外支蓋恐及時宰忌韓相及其公  
運米功成而不為朝廷大計幾至再亂于月韓相以  
額運功成請入朝及對見上悅言無不從遂奏運  
事且言元璋支米與酒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皆不  
敢奏上言大驚即日賜秀為雷州司戶二說相禮各  
有所私今但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八

承事郎太學博士臣李敦義校正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九

端嚴... 國河都... 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唐紀十一

貞元三年三月吐蕃使論頰熱卯志作論莽熱今從實錄

四月遣渾瑊盟於清水實錄丙寅崔幹至自鳴沙傳

之所唯命是聽君歸矣決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

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

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

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李觀亦

請同瑊之辛未以滯為鴻臚卿充入吐蕃使令幹報

尚結贊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

侍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

水按尚結贊本怨渾瑊故欲劫而執之然則求瑊主

盟也乃吐蕃意非由唐

六月李叔明之子昇昇今從實錄及舊叔明傳皆作

八月李泌言陛下惟有一子按德宗十一子諠諶其

九月李泌請與回紇和親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

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回紇和親十月與回紇

書十二月回紇遣聿女達干上表謝恩皆請如宰相

約和親按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使合闕將軍歸其國

初合闕將親九月癸亥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

于麟德殿且令齊公去十二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紇五

萬還之許互市而去十二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紇五

自大曆十一年以來未嘗入寇信使往來亦無不和

及求和之迹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迹猶羅縻不絕

今回紇請昏則李繁記之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耳其月

謝恩不可知也若以照即為請昏之使合闕即為



又云臣本夾中與書令朝臣逾云一月可到歲內報  
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日耳今依實錄月日四  
許塚咸安本其事而言之

### 吐蕃陷連雲堡

鄴侯家傳曰時京西諸鎮報種麥已  
畢絕萬頃而皆巨野上大喜既而尚

烈贊來入寇諸軍閉壁候夜斫營悉捷結奪乃退歸  
上以十餘年來邊軍常被戎挫皆入踐京畿此來始  
敗又不能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甚按實錄吐  
蕃陷華亭及連雲堡驅掠邠涇編戶牛畜萬計悉送  
至彈箠嶼是秋數州人無種麥者與家傳相反今從實錄

### 十一月吐蕃不入寇詔渾城歸河中

鄴侯家傳曰十  
一月以張獻甫

為鄴侯等州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侍中為朔方  
河中絳鄆寧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修西界堡障  
能動入窺涇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乃為鄆寧節度家  
傳誤也

### 四年正月赦詔兩稅等第三年一定

實錄赦云天下  
兩稅更審定等

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為常式按陸贄論兩稅狀云兩  
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  
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  
富為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鄉村五等戶臨時科配  
也又云額內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勤停此蓋用  
李必之策也按鄴侯家傳必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  
陛下許復所減官負臣因請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  
停額內官負常正官三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  
摺正負之外以有額內官又有額外官皆在  
正負之外則內皆應作外字之誤也

### 增京官俸

實錄辛巳詔以中外益重頗優裕焉初除陌  
錢課度支至是令戶部別庫所加墊陌錢稅問架之類  
用按興元元年正月放其別庫所加墊陌錢稅問架之類  
悉宜停罷今猶有除陌錢者蓋當時罷所加之數或  
私買賣者官不收墊陌錢官給錢猶有除陌在故也

### 李泌言盧杞姦邪

鄴侯家傳述泌對德宗已略同未  
孰是今雨存之

### 四月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

實錄作神武  
軍今從新志



十月回統請改為回鶻汗舊回統傳元和四年里義

旋輕捷如鶻崔竝續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

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統字為鶻與統紀同

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生

今從家傳君長錄新書

王年二月董晉充位為人重慎韓愈作晉行狀口在

於二前者皆二帝三王之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

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

不為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美蓋惡

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慎

亦可備也今

三月李泌好談神仙為世所輕國史補曰李泌相以

家人速麗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

會客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未畢門者曰

其侍郎取極必令倒還略無愧色舊傳曰德宗初

即位尤惡巫祝怪譚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

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

長於鬼道故自外駕還以王大大用時論不以為

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

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相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

悟聖主以躋相位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潭顧况為

蘇州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

者至於佐肅代復兩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順宗之

在東宮皆賴泌得安此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之

太過家傳出於其子難盡信亦

豈得盡下信今擇其可信者有之

六年三月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新傳

十為少可敦葉公主所毒

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

七年二月遣庾鋌冊回鶻實錄作康鋌

今從新舊傳

八年四月以劉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實錄士寧位未

定遣使通王武



劉濟曰緒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新傳云諸鎮不直之舊傳云

執其使然則舊傳是也

劉逸準韓愈集作逸

貶竇參為柳州別駕三月理上清傳曰元壬申歲春

夜閉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啓

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公亟上堂上清口庭樹

上有人恐驚即請謹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與不妻

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若在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

死家破汝定為官婢聖君若顧問善為我辭焉上清

位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

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

而下乃衣縷屨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

知相公乃推心濟物所以曰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

某壘所有堂封綸千匹而已方擬借私廟今且請左

可乎縷者拜謝竇公荅之曰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

右齋所賜綸縷於牆外葉先歸震中後之實公依其

請命僕使偵其絕蹤且方葉先歸震中後之實公依其

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乃

養德刻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乃

筆小才官以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今不棄至

此抑乃仇家所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終臣便合萬

死中使下殿宣武節度使劉士寧通好于郴州廉使條

二道錄九

二道錄九

張

柳理上清傳曰元壬申歲春

三月理上清傳曰元壬申歲春

夜閉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啓

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公亟上堂上清口庭樹

上有人恐驚即請謹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與不妻

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若在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

死家破汝定為官婢聖君若顧問善為我辭焉上清

位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

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

而下乃衣縷屨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

知相公乃推心濟物所以曰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

某壘所有堂封綸千匹而已方擬借私廟今且請左

可乎縷者拜謝竇公荅之曰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

右齋所賜綸縷於牆外葉先歸震中後之實公依其

請命僕使偵其絕蹤且方葉先歸震中後之實公依其

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乃

養德刻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乃

筆小才官以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今不棄至

此抑乃仇家所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終臣便合萬

死中使下殿宣武節度使劉士寧通好于郴州廉使條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帝喚伊作陸九我任使賣參方稱意次頃教我杜  
却他及至構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  
寶參時裝延齡探知陸贄恩良得恣行媿孽費  
諛不迴後上清特勅丹書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  
義妻州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不敢傳說故  
事絕無人知信如此說則參為人所劫德宗豈得  
云蓄養俠刺况陸贄賢相安肯為人所劫今不取  
其術固多豈肯為此兒戲全不近人情今不取  
九月詔西北邊貴耀以實倉儲  
備狀云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  
云更經一年可積十萬八二歲之糧收  
今年之數贄狀  
通計來春也

十月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

實錄云公輔以他官為道士久不許而有怒  
公輔之言公輔恐公請免官為道士久不許而有怒  
延英奏之而上問其故公輔對以參言上曉之固不  
大怒貶之而詔書責參推過於上公輔傳曰陸贄知  
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子  
常見郴州實相言為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

通鑑九

之言公輔恐懼上謂之罷官為道士久之未  
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吐實便以參言為對帝  
怒貶公輔為泉州別駕又遣中使齎詔責參  
姜公輔奏稱實參嘗語臣云陛下怒且未已德宗怒  
再貶參貶殺之時議云公輔奏實參語得之於贄  
參之死贄言力焉贄請令長官與屬吏狀至亦由  
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此力解參  
之語也及參之死贄救解甚至由是贄之聲言有殺  
參之意邪且贄之罪歸參此時安知公輔請為道士友  
於之前以泚言之罪歸參此乃公輔之意非執其意也  
當時之人見參賢有隙遂以已意猜之  
史官不悅贄者因歸罪於贄耳今不取

九年二月城鹽州

神策散將魏莠者常方子為武藝冠絕得充  
事上遣之張公以莠為邠寧馮軍兵馬使三月  
諸軍赴于五原去城百里而軍荒獨以其軍西  
陷城而入逐吐蕃召諸軍城之更引其軍西  
往復走望為師耳目蕃來拒境而不敢入官軍  
郡而歸白石居易樂府城鹽州注亦云貞元二  
詔城之而實錄在九年二月蓋去歲  
復城之今年因命社彥光等而



七月趙憬為門下侍郎由是與陸贄有隙舊傳曰

同知政事贄特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為已任

纔周歲轉憬為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疾

請告不甚嘗政事因是不相協按憬遷門下猶一為宰相

又益以賈軼盧邁贄豈得專政蓋憬以此心疑之耳

十年正月崔佐時至羊苴咩城舊傳作陽直

其卒尋斬吐蕃使歸唐舊傳云四年五月

南夷事狀四年早微開與在尋之意始因諸使分阜書

於牟尋自是比年形論至九年牟尋始遣使

以來朝廷賜之詔書阜乃遣佐時齊詔以

往牟尋猶欲使佐時易服而入阜傳誤也

六月表滋冊南詔舊傳十年八月遣

盟點蒼山敗突厥於科川新傳六月異牟尋與佐時

詔王按實錄乃今年八月新傳皆誤也牟尋

皆稱雲南王而實滂雲南別名曰詔表滋冊

為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即王

也新傳云南詔王亦誤

賜張昇雲名茂昭舊傳於其父季惠李時言改名

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韓愈順宗實錄曰德宗

親治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者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

乃云由贄而然按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

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

又贄論朝官闕官狀云頃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

養苟備職負致勞睿思巨細事之辭此乃

諫德宗不任宰相想治細事之辭此乃

十一年二月冊勃海王嵩鄰為忽汗州都督實錄云

七月王定遠欲殺李詭墜城而死舊說傳曰定遠

聞德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功然死停任制不至

而獲免又曰定遠墜城下槎枘傷而不

二年三月方深三城成實錄是加寧楊朝晟奏

而獲免又曰定遠墜城下槎枘傷而不



詰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幾何人邵志四十二年春詔問揚公口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城之可乎若若為可更要幾兵二月十一日起復除本官十四日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一十六日軍次石堂谷二月二十八日功就三城今從卻志而不取其日

八月蔣又諫張茂昭起復尚主實錄作蔣武按舊傳又本名武

十四年九月己巳左遷陽城道州刺史實錄新舊傳無年月柳宗元陽

公遺愛禍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延爭懇至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坐魯郡季償盧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閣下叫闕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今從之

十六年四月加杜佑兼濠泗觀察使實錄十二月癸卯泗州濠州宜

令淮南觀察使收管今因此終言之

九月貶鄭餘慶郴州司馬舊傳曰時歲旱又飢德宗與宰相議將賑給禁衛十

軍事未行為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按實錄餘慶與于頔同貶餘慶制辭云乃乖正直有涉北周弄夔弄情公行黨莊頔制辭去性本纖狡行惟黨附奏對每乖於事實頔邪有盡於舜章今從之

十月赦吳少誠實錄九月壬寅宰相對於延英賈耽

赴者應望國家恩貸恐須開其牛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保潞水少誠逼潞水下營全義又退保陳州非不敢追越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肯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弊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善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知王師無能為則愈當侵軼豈肯從監軍求昭先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波對故求休息耳今不取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舊全義傳云

賜安自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願敗瀆制從古以還未如貞元之甚按實錄壬戌宴全義于麟德殿又尺自還及歸不見不辭于正州蓋非不謁也但不於正朝耳

十八年正月韋皋獻論莽熱舊韋皋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



十九年六月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

字六月以中官楊志廉充左神策護軍中尉七月丙

庚以內給事楊志廉孫榮義為右神策中尉十月十九年六月

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十九年六月

庚為特進右監軍將軍左軍中尉其重復義及十九

年六月始正為中尉致仕十年五月以後志廉榮義為

左大略耳未必為中尉適在十五年也

七月張正一上書得召見順宗實錄張正

正一與王冲舒劉伯芻呂洞善碑云諱弘中字某按

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也碑文談耳順宗實錄云

正買與正仲舒劉伯芻裴苗常仲攝

十二月韓愈為陽山令韓愈南令張署墓誌曰自

年祭署又口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

時又曰我落陽山以尹廳探君飄臨武山林之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實錄及舊傳皆云贊普以貞元

年次子嗣立韓愈順宗實錄張薦傳云二十贊普

實錄舊傳遂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

六月昭義兵馬使盧從史衙盧從史今從實錄

順宗永貞元年正月太子紫衣麻鞋麻鞋按秘喪則不應

意紫衣蓋當時蒼猝偶著此服非

申午宣遺詔德宗實錄癸二宣遺

二月李師古發兵屯曹州舊韓愈傳云撰順宗實錄

史曰添改時愈婿李漢舊係在顯公諸公難之而



目順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  
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畧為  
別此李師古脅滑州事詳本有而略本無詳畧又云  
使衡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杖衡幾死衡蓋使者  
之按韓愈撰韓弘碑屯以師至濮州伺候為

三月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鹽鐵轉運宗錡傳云德

鎮海軍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曰浙西觀江使為鎮  
海軍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曰浙西觀江使為鎮  
愛及權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臨之初務從  
省便遂令使府歸在中朝然則德宗云元和和者皆誤也

王叔文之黨欲逐竇羣韋執誼止之羣即禹錫傳曰

傳曰其黨議欲聚其官韋執誼止之又曰叔文雖官羣  
其言竟不之用按順宗實錄凡為佐文所排擯者無  
不載未嘗言羣罷官今從之

六月裴均表至實錄略本云尋而裴均嚴綬表繼至

等箋表詳本裴均皆作裴均按裴均時為考  
功負外郎裴均為荆南節度使今從詳本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實錄詳本曰叔文母將死前一

林讎李忠言劉光奇俱毀叔文及諸學士等中飲叔文  
執蓋云云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及諸學士等中飲叔文  
生不識關叔文今曰名韋臯迫如而關欲前三川叔文手

豈執非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場將集眾斬之執  
又執所為國叔文興利除害出滿酌錢以自陳判度支  
已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命滿酌錢以自陳判度支

而羅方飲時有暫起至廳側者聞叔文欲從何所為謂  
母死已見不飲棺歛方與人飲酒不知欲何人所為謂  
之明文以度其支使或饌於翰林大宴諸閣袖金以補

明有異議者腰斬其日適於苑中射免二本實錄  
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適於苑中射免二本實錄

七月程執恭為橫海留後執恭傳曰程懷信死懷直子

懷信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子因而授之按  
德宗實錄俱無此事順宗實錄略本亦無蓋舊傳誤  
也惟詳本永貞元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







知州縣之政立難其代者  
今從補國史參以舊傳

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  
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李德裕

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焉不入  
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

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擇掌武啓白鎮智計已聞於  
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

實錄及舊傳

十一月斬李錡  
實錄誅錡後數日上遣中使齎黃衣

葬焉國史補曰李錡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責教侍婢曰  
則裂襟自書筦權之

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必當為宰相揚益節度不  
得從之當受吾刑矣我死汝必入心相上必問汝當以

此進之及錡伏灑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  
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救

何冤之有今從實錄

盧從史擅引兵東出久之乃還  
蔣階李司空論事曰

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  
計謀冀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親領士馬欲往邢

假以就糧貴為勳眾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使  
曰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

獻許承宗計以布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  
計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

號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鎮揚州四年二  
月丁卯鄭絀罷相二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襲位

四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就播即請討  
宗之時則於時吉甫細皆已罷相何得有譜緝之

父貶從史制辭去况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  
不時恭命致動其眾觀生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

使邪緊絕遲迴之計加以承宗時鄰境密誦事情反  
言端高下在手若是計承宗時鄰境密誦事情反

使引師蓋李鄭未罷之前從史嘗毀鄰道乞加不  
時奉詔但不知事在何年因李絳論李錡家財事并

言世新書云從史與承  
貞德和有詔歸路也

于頔子尚主遂入朝  
實錄不見頔入朝



三年正月涇原節度使段祐

舊傳作段佐新傳作佑今從實錄

二月盧坦彈柳晟閻濟美進奉

舊晟傳曰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為御史

元積所劾詔宥之今從實錄舊濟美傳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使復為浙西觀察使新傳曰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能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今據實錄云離越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東新舊傳誤也

六月沙陀詣靈州降

趙鳳後唐懿祖紀年錄曰懿祖諱執宜烈考諱盡忠自曾祖入

觀復典兵於磧北德宗貞元五年回紇葛祿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紇忠貞可汗附于吐蕃因為鄉導驅吐蕃之眾二十萬寇我北庭烈考謂忠貞可汗口吐蕃前年暑陷靈鹽聞唐天子欲與贊普和親可汗數出有幼尚主恩若驕兒若贊普有寵於唐則可汗必無前日之寵矣忠貞曰若之何烈考曰唐將楊襲古因守北庭無路歸朝今吐蕃突厥併兵攻之儻無援助陷亡必矣此庭既沒次及于吾奇汗得無慮乎忠貞懼乃命其將頡于迦斯與烈考將兵援北庭貞元六年與吐蕃戰于磧口頡于迦斯戰不利而退烈考牙於城下以援襲古吐蕃攻圍經年諸部雖沒十二月北庭之眾劫烈祖降於吐蕃由是舉族七千帳徙於

甘州

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奉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眾或有間烈考於贊普者云沙陀本回紇部人今聞回紇疆必為內應贊普將遷烈考之

牙於河外時懿祖年已及冠白烈考曰吾家世為唐

臣不幸陷虜為它効命反見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自烏德隄山率其部

二萬東奔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兆河轉戰至石門關委曲三千里凡數百戰烈考戰沒懿祖挾護靈

輿收合餘眾至於靈州猶有馬三千騎勝兵一萬時范希朝為河西靈鹽節度使聞懿祖至自率師蕃界

應接而歸以事奏聞德宗遣中使賜詔慰勞賞錫賜

十萬因於崑州置陰山州以懿祖為都督授特進驍

衛將軍同正憲宗即位詔懿祖入覲元和元年七月

帝自振武至長安授持進金吾衛將軍留宿衛時范

希朝亦徵為金吾上將軍二年吐蕃誘我党項部寇

九河西天子復命希朝為靈鹽節度命懿祖將兵佐

之賊平成山受降城據德宗實錄貞元十七年無沙

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為振武節度元和二年

乃為朔方靈鹽節度誘致沙陀元和元年亦無

九月王鐔求加平章事白居易上言

按舊李蕃權德輿傳白居易集



李絳論事集皆有所論者云淮南百姓日夜無事觀其辭意  
是歸鎮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自淮南入朝則未除  
河中時也權李同在除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  
除河中時也權李同在除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  
贈足則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財力  
今附居易疏於初除太原之時又舊元十一年在淮南  
四年元和二年入朝按實錄鐫以貞元十九年鎮淮南  
南居易狀云五年誅求又云  
昨日裴均除平章事故置此

### 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

判度支交結權幸欲求宰相

先是制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幸  
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  
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悅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  
甫早歲知獎羊士講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負外郎  
呂溫有詞藝吉甫亦養接之實羣初拜御史中丞奏  
請士諤為侍御史溫為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  
關白而所請又有起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  
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繫憲宗  
詰之衆毒狀吉甫以裴均父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  
大用遂密薦均代已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淮南

節度使在揚州毒均朝延得失皆密疏論列按牛僧  
孺等指陳時政失吉甫泣訴故與考覆官裴均等  
雖欲為讒若云執政自教指舉人諺時政之失豈近  
人情邪吉甫自以誣構鄭細賤斥裴均等蓋憲宗察  
見其情而疎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  
秉政掩先心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

### 四年三月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

及李司空論事

有此奏語雖小異大  
指不殊蓋同上奏耳

### 王士則與劉栖楚自歸京師

舊傳栖楚為吏鎮州王  
承宗甚奇之今從實錄

### 四日李絳白居易諫受裴均銀器有旨諭進奏院居

### 易復以為言

居易集奏狀曰伏見六七  
日來向院自傳

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申報御史臺如有此事  
便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  
是虛傳且有此間不敢不奏云又曰若此果虛即  
望宣示內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按禁止進奉前後  
制敕非一不止於昨問三月德音也去歲三月  
關濟美建一不止於昨問三月德音也去歲三月



州乃逢赦令釋其罪今裴均在道假使在德則書  
後矣又云救書未到前已在道拾其過是則書  
深或於左右之言外示不受獻內實欲其來獻也然  
則居易所問不為虛矣若其虛必辨明此實錄及李  
司空論事皆以此為  
憲宗之美今故直之

九月甲辰裴武復命庚戌以薛昌朝為保信節度

李司空論事初武銜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劉德棣  
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  
德棣節度及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尋已進到鎮州朝  
命遂不行比及武回事宜與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  
辰武至自鎮州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  
據所上表除之也論事集誤今從實錄

十月李元素等諫以吐突承璀為招討

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  
孤相段平仲尤激切臣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  
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下可若括承  
傳則是九人又平仲時為諫議大夫非補  
錄從實

五年正月內侍與元稹爭驛

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  
傳皆云劉士元而實錄云  
仇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

四月白居易請罷兵

白居易集云五月十日  
均則是未就縛也此月戊戌從史已  
流驩州疑五月當為四月故移於此

吐突承璀縛盧從史

承璀傳曰承璀出師經年無功  
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  
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路州牙州烏重胤謀執從

史送京師今  
從裴垣等

六月上欲令白居易出院李絳諫

官上章首十七八居易高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  
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居易所以  
諫承璀無禮於朕朕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  
拔擢而無事功上頗不悅謂李絳曰居易所以不  
死下欲開諫諍無巨細必言者蓋居易言上曰力拔擢耳



孫是多見聽納今  
從李司空論事

七月李師道等請雪王承宗實錄云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

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

十一月命王鐸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不可舊李藩傳

數千萬賂遺權侍末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更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昔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踈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鐸來朝貴倖多譽鐸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六年九月辰淑二州蠻反舊傳作辰錫二州今從實錄

十一月十六宅諸王不出閤新李吉甫傳作十宅按舊紀自此至唐末皆云

十六宅新傳誤也

十二月己丑李絳同平章事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

相前一日出穉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璀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

翌日誤也

七年七月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恒舊澧王憚傳曰

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上明斷不惑承璀傳曰八年欲

石承璀還乃罷絳相位承璀還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議請立澧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

遂王宥崔羣傳曰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貶新傳亦曰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澧王不從據實錄六年



十一月承璣監淮南軍閏十二月惠昭太子薨明年承璣乃召還而新舊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殺承璣蓋憲宗末年承璣欲廢太子立湟王耳非惠昭初薨時也

八月田懷諫年十一

論事集作十二今從實錄及舊傳

李吉甫請討魏博

新吉甫傳曰魏博節度使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

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室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按憲宗竟用李絳之冊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新傳所言今不取

###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九







